

雪落西京时

■ 王洁

西京故都终是等来了一场落雪。晨起，掀起纱帘，直觉寒气袭人。水瘦山寒，雪色昭昭，趁兴浓，斜倚东栏远望，天地万物皆氤氲在茫茫雪雾中，远处秦岭更是雾凇沆砀，被白雪覆盖的连绵山岭好似逶迤舞动的银龙，云气与山色一体，气象万千，不禁想起去岁时的那场雪。

拥裹着厚厚的棉衣，推门而出，鼻翼张弛之际便是满腔的寒气。静听雪落声，悄然似耳语，仰头间无数雪花落于眉睫，坠于肩头融于天地。道路两旁一棵棵雪松聚雪于梢头，绽放银花，洁净无瑕。飘扬于长安上空的雪，沾染了几千年的悠悠古韵，定然与别处是不同的。古城墙上、大小雁塔、芙蓉园内游人络绎不绝，他们大约亦是想循着旧时文人的足迹一路前行，在这清冽天地间尽享节气的馈赠。石碑如林的园中，诗和雪交缠，园中人笑声琅然，人生难得如此清明，西安城内外山

川、云雾、草木、色声、香味均有冰雪之气，好似徜徉于张岱笔下的冬日山水。

我带着一身风雪，登上古城墙，城墙上人流如织，大约人们都怕辜负了长安落雪的情意，于是纷纷立于城墙上头。惹眼的红色旌旗在雪中舞动，摇曳的红灯笼与之呼应，一同为西安城的岁末增添了许多热烈与欢喜。角楼飞檐处不知何时落了生灵的斑驳痕迹，让人不禁想起“应是飞鸿踏雪泥”，若不加斟酌，如此意境便是诗句最曼妙的注解。

从簌簌寒酥的缝隙中观望西安城，确是别于平日，更剔透也更凛然，方正端严，大片大片的雪花纷纷坠落，湮没了往日的车马喧嚣。拔地而起的高楼广厦，隐于市朝的民居院落，雕梁画栋、朱墙黛瓦的殿宇楼阁，错落交织，雪满长安，似古亦今，让人一时间错愕，莫不是重回雪中盛唐。

穿城而过的文昌门，城楼耸

立，森严巍峨如旧时，远远望去好似倾盖了一袭莹白素雅的羽衣锦袍。环绕城市，蜿蜒流淌的护城河水，清冽如斯，竟泛起幽蓝，水天茫茫处遇见行进的船只，若浩瀚天地之一芥，虽孤绝寂寥，但也显露了它的清绝风骨。

雪依旧如飞羽飘落，星星点点，忽闻阵阵笑闹声如银铃，待她们走近，只见明眸善睐的少女们，身着传统华丽汉服，精美的斗篷纹饰可窥四时风华，飘飘裾裾曳地，轻盈婉转雪中旋舞，珠钗粉面，美目倩兮，袅袅婷婷，这冰雪天地与红妆少女般般入画，自成了这西安城中的雪中美景。

垛口处的孩童们互相嬉戏，呼朋引伴畅玩得不亦乐乎，游人们也纷纷找寻洁净处，继而在雪上落下片语，或聊表新岁希冀，或抒发当下心情。这场雪，穿庭飞花，而我们只需静坐楼台，看远处青竹慢慢化作琼枝。我想贸然伸手去接住一片落雪，可眼前雪花，还来不及细细赏

玩，便已化作水雾，淋湿眼眸。

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日暮时分，家家户户都已生炉煮食，让这冰雪天多了些许暖意。画坊、茶寮、酒肆日渐增长，这些仿古的建筑与古城墙的宁静质朴相得益彰。随心进入一家院落，老板热情招呼，一落座便瞥见几位风度翩翩的逍遥客，他们以风雪作陪围炉而坐，吸饮之余，便谈笑吟诗，颇有魏晋时士大夫的风骨。帘外，白雪纷纷扬扬，帘内，红泥小火炉上焙烤的吃食泛着诱人的色泽。知己在侧，品茗泼墨，把酒言欢，这才是人生幸事。

冬日昼短，空山横卧，雪中清月亭亭，眼前万家灯火葳蕤，宴酣笑语，而风雪夜归的人们步履匆匆，只影又向谁去？



年味飘香

■ 白卫民

腊月二十三小年过后，年味儿就开始在城乡上空弥漫，催促着远方的游子匆匆赶路。

年货摆满了街头，逛年集的大人们领着孩子，如鱼儿一样在集市中穿梭，吆喝声、讨价声、叫卖声交织在一起，在集市的上空回荡。小孩们捧着心爱的新衣服，拎着鞭炮和对联年画，稚嫩的脸庞挂满了灿烂的笑容；大人们忙着赶年集，拎起一吊子大肉，背上走亲戚用的礼品和精心挑选的年货，欢喜地满载而归。也有的人家，趁着年集人气旺，就把家里多余的大葱、萝卜等蔬菜，用肩背或人力车、机动车拉到集市卖掉，换回一些零花钱。小时候，我就和父亲拉着人力车，到十里外的县城赶集，把家里种的蔬菜卖掉，再换回需要的年货，这年味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这时候，家家户户，门扉敞开，用白土刷墙，清扫卫生，扫去一年的烟尘，也把一年的不快清扫掉。

母亲是最为忙碌的。她和众多妇女一样，从晨曦初露到夜幕降临，就像陀螺一样，围着锅台忙得团团转，一刻都不得闲，满屋子都是她的身影。母亲用那双巧手，煮肉、蒸包子、炸丸子，像魔术师一样，把各种食材变成孩子们最爱吃的美味佳肴，等候孩子们回家过年和招待客人屋子。煮回的香气弥漫了整个屋子，乡村的上空也就弥漫着年的味道，远远地就能闻见。

父亲也没闲着，赶集归来后，他支撑起微微佝偻的腰身，在门前把一张张“福”字倒贴，寓意着新年福到。随后，又搬来梯子，小心翼翼贴上红红的春联、门神，挂起一对红红的灯笼。那灯笼，红得鲜艳夺目，如同天边绚丽的晚霞，在寒风中轻轻摇曳，仿佛在诉说着对新年的期盼。这些红艳艳的福字、春联和灯笼，在黑夜里显得耀眼夺目，不仅照亮了家门，更像明灯一样，为远方的游子照亮回家的路。

小年到除夕这几天，父母忙前忙后，把思念放进大锅里，把这年味儿熬得越来越浓、越来越香、越来越亮，也熬红了一双眼睛。这浓浓的年味儿，借着风，飘向远方，也飘进了游子的心房。

年味飘香，身在他乡的游子们，从家的方向，仿佛闻到了这熟悉的年味儿，心中涌起无限温暖和期盼。他们把一年在外的艰辛，统统裹进想念的行囊里，带着对家的深深眷恋，迎着凛冽的寒风，踏雪归来。

我在千里之外的城市打工八年多，深有感触，每到年味飘香的时候，母亲在哪里，年就在哪里。归心似箭，早早就开始抢票，抢不上卧铺就抢硬座，实在不行就买站票，或买短途票再不停地倒车。好几回持无座票在火车过道上站了十几个小时。

家乡的轮廓渐渐清晰，村口的景象也慢慢映入眼帘，年味儿也越来越浓。我忽然发现，用渴望和思念熬成的年味儿，正从这里一点点向远方飘去。

扫窑

■ 杉林

掉落下来。

父亲找来了一根长木杆，将一把老笤帚绑在杆头。换上一身旧衣服，戴上一顶草帽，手持木杆进窑去了。进去的时候，他对我说：“你往远处跑，看灰给你弄身上了！”我不听他的话，依旧站在窑门口向里张望。

只见他先从外到里，用笤帚将窑顶的蛛网、灰线一条一条拔掉。那些灰线在笤帚刮起的疾风中，瑟瑟发抖，但都没躲掉被拔除的命运。有的倔强而顽固，粘在笤帚上不肯下来，父亲使劲抖动了几次，它们才终于回归了尘土。紧接着，父亲开始扫窑脑，从左到右扫过去，再从右到左扫回来。一时间，两股灰尘在空中乱撞，瞬间飞舞起来，湮没

了他瘦弱的身影。

等到灰尘略散了一些，我看见这窑洞比较高，他绑的长杆这时派上了用场。他手握住杆子下边，从窑顶的中线开始，沿着窑壁的曲线，一道一道划扫起来，好像在写一幅精妙绝伦的书法。他从窑里一步步往外走，身后就出现了一片又一片干净的墙面。等快扫到窑口的时候，一股一股的黑灰猛然从天窗里、窗子里、门里涌出来，宛若三条黑龙，向上盘旋而去。我一惊，忙跑着躲远了。

窑壁上那层附着的灰尘，只需用粗糙的笤帚一拂，就会落下来，露出后边干净一新的墙面，像刚打出的新窑一般。可窑顶那些熏上去的油垢，却不怎么好扫

年味悠悠花馍香

■ 倪小红

老人们常说，蒸了花馍，才有了过年的味道，家里所有成员齐上阵，和面、发酵、揉面、捏花……其乐融融，期盼着新年好福气。

小时候，每逢过年就爱看母亲捏花馍。母亲是操持家务的一把好手，她总是把家务计划得条理清楚。过了腊月二十五，母亲就开始蒸花馍。

母亲说：“蒸花馍是个力气活，也是技术活，和面、醒面、揉面，既讲究干湿均匀，又要注意力道，面不能和得太软，也不能太硬。软了，蒸出的馍不周正；硬了，不好揉还发不开，蒸的馍不松软。”母亲用手一按就知道面的软硬程度，用鼻子一闻就知道面发好了没有。

母亲把一大块发面在案板上揉来揉去，不一会儿就变得光滑瓷实。然后先把五个大馒头的剂子分匀，再把做花馍馍顶的剂子

揪好，搓条、压饼、盘花。母亲做得有条不紊，有时会上剪刀、镊子、梳子、竹签等工具。面团在母亲的手里仿佛就有了魔力，母亲将花朵做得别致逼真，每一道褶中藏着旧岁温情，每一抹色中晕染新年憧憬。

小时候，总喜欢依偎在面案前帮母亲揉面，看见母亲捏花馍很有趣，我也想上手摸一把，母亲伸手挡住了，笑着说：“摆供用的花馍，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小孩子家不能摸。”母亲从来不会让我上手，我只能眼巴巴地站在一旁看。

蒸花馍也是个技术活，一定要掌握火候。母亲把做好的花馍一朵一朵摆在大铁锅的笼屉上，摆的时候分得很开，以防蒸熟后粘连破相。等掀开锅盖的一刹那，一层叠着一层的花馍，整体呈一个金字塔的形状，每一层都镶嵌着不同大小

的红枣，好像闪闪的金元宝；鱼形状的花馍肚子鼓鼓的，好像装满了金银财宝；牡丹形状的花馍看着就贵气十足，一个个千姿百态的花馍，就像一个个艺术品一般，新年的气氛更浓了。

蒸锅花馍送吉祥，花馍蒸出福满堂，花馍呈现出民间最质朴的美意，它融入了乡村劳动人民最天然的想象力，蕴含着丰富的乡土文化符号。一个个在巧手中绽放的花馍，汇聚成民间习俗、乡土风貌。

有了花馍，就有了年味儿。在团团圆圆热闹的春节里，家人们围坐在一起做花馍，当一锅锅圆滚滚、热乎乎的花馍绽放在千家万户的蒸笼上时，一份温情与暖意也在无形中流淌。在热气腾腾的小麦香中，在欢声笑语中，人们期待着一年更比一年好，一岁更比一岁强！